

印尼独立运动史

马树礼 编著

新闻天地出版社

· 新 聞 天 地 叢 書 之 六 ·

印 尼 獨 立 運 動 史

馬 樹 禮 編 著

The History
of
Indonesia's Independence
By S. L. Mah

新 聞 天 地 社 出 版

Published by
The Newsdom Company
HONG KONG
1957

印尼獨立運動史

編著者 馬 樹 禮

出版者 新聞天地社

發行者 新聞天地社

社

址 香港德輔道中廿六號

四 樓 四 號 室

電

話 三 二 七 八 一

二 六 一 五 六

電報掛號 五 八 〇 五

台灣辦事處 台北市信陽街廿五號

電 話 二 六 五 八 一

承印者 文風印刷公司

地 址 香港軒尼詩道一二五號

電 話 七 四 六 六 一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作者簡介

作者馬樹禮先生，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及菲律賓聖道多瑪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現任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印尼椰加達中華商報社長兼總編輯。曾在新加坡、馬尼刺、椰加達、江西、上海等地，從事新聞工作凡二十五年，抗戰時期在皖南誕生後遷江西之前線日報，即為其一手所創辦，對中國小型報風格之塑造，可與成舍我先生後先輝映。勝利後遷滬出版，直至大陸易手，作者始終任該報社長。

作者學養深湛，勤讀不倦，除精通英日文外，印尼文亦已窺堂奧，居印尼時期，曾用印尼文逐譯蔣總統之「反共抗俄基本論」，由印尼之 Imajority 公司出版，此外復主編「印尼商業年鑑」一書，工商界人士均稱道焉。

余與作者相知甚深，對其治事治學之勤懇篤實，待人接物之謙恭誠摯，生活起居之儉樸規律，每引以為鑑，視若畏友。抑有進者，作者半生，不僅為一個爭取自由民主之最標準的新聞記者，且亦為一個最忠愛國族之好國民。現雖年逾不惑，奔走國事，著書辦報，從事文化外交活動，其昂揚鬥志，飽滿精神，一若二十許青年。

本書之呈獻於讀者之前，即足以說明其功力之一般。而作者以本書交本社出版，同人自亦引以為榮也。

卜少夫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陶希聖先生序

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民族自決的普遍要求，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奮然覺醒，進行民族獨立運動。中國國民革命，更是如火如荼，突飛猛進。北伐之役，建立國家統一的基礎，日本的軍事侵略，促成中國對日抗戰，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中國憑其堅強不撓的民族精神，以劣勢的武器步步拒阻敵人進展，使敵人消耗鉅大財力兵力，日益陷於窮境，博得世界正義人士一致稱讚，也助長了東亞各被壓迫民族求取解放的信心。日閥在其對華侵略無法奏功之際，不惜冒險南進，挑動太平洋戰爭，企圖僥倖擊敗美國，實現「大東亞共榮圈」，宰制整個東亞區域。日閥的這種瘋狂行動，曾使南洋各民族，遭受慘重的蹂躪，却也替他們的民族獨立運動，造成了新的機運。南洋各民族，雖有其不同的處境。然而民族獨立的潮流，到處都有不可遏阻之勢。日本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些殖民地，有不待流血的革命戰爭，即獲獨立者，也有時間稍緩可望經由和平解決途徑取得獨立者。其中仍有一種殖民主義的國家，昧於事勢的必然演進，仍迷戀殖民主義的利益。這種國家面對着民族革命運動，正在繼續增高，不求善處之道，而竟出以政治謀術及武力壓迫。其所抑壓的民族自惟有歷盡艱辛，衝破危難，從強烈的奮鬥中爭取獨立。

印度尼西亞這一擁有八千萬人口的民族，其能脫離荷蘭統治，建立新的國家，是經過無數曲折，再接再厲的苦鬥，才獲致成功的。這個國家新建已十二年，可惜還沒有一本敘述革命史實的完整著作，刊行於世。馬樹禮先生旅居印尼七年間，以其精心考察，對印尼政治、社會，體認頗深。感於有關印尼民族革命史實的著作，多屬片段記載，相互間且不無出入之處，殊不能使人瞭解這一革命的全部過程，而尤不能供人以對印尼政治社會的觀測，作為重要

的線索之一。於是多方蒐集印尼國內外記述這一革命的著作，加以研究和比較，嚴謹寫成這本條理井然，敘事平正的印尼革命史。

在條理方面，本書章節編次，綱舉目張，結構緊密，殊無雜亂之處。在敘事方面，本書詳簡適宜，包羅既廣，却甚具體扼要，不使人感到繁贅，也不使人感到不夠明確。還有幾十幅挿圖，極有價值，更為本書內容增色。

印尼獨立，確定於聯合國促成下的圓桌會議，而達到圓桌會議的成就，是有多年對荷的民族奮鬥作基礎的。印尼的民族獨立運動，早即存在，爲了爭取民族利益，曾有很多民族政黨產生。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入侵這個國土，取代了荷人的控制，却不能不對印尼民族的要求，畧事容忍，以期獲得印尼人民的合作，穩定其佔領。印尼革命人士，巧妙的運用這種機會，更擴大了獨立運動的影響，佈置了把握時會宣佈獨立的工作。日本戰敗，荷人隨盟軍接收印尼之後，重返這個國土，而印尼實現獨立，却來了許多曲折，也經了幾次血鬥。其間有過印荷談判，也有過協定，而均無實際效力。荷人對印尼會施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更曾發動兩次「殖民戰爭」，前者失敗於印尼若干地方人士不可動搖的民族意志，後者遭遇印尼革命氣勢的堅強抗拒。儘管第二次殖民戰爭中，印尼革命領袖蘇嘉諾、哈達等，曾被荷人捕去，却絲毫未能降低這種氣勢。並且兩次殖民戰爭之前，還有一次先行的泗水之役，就是代表盟軍接收印尼的英軍，激成泗水人民反抗的戰鬥，而這一反抗的英勇，實足令人驚嘆。

本書把印尼獲得獨立的曲折和苦鬥，翔實的敘述出來。其間革命者的公開活動和地下組織相配合，地下組織並因公開活動的人物，具有更高政治智慧和聲望，擁戴他們爲建國領袖。後來荷人施行的分治政策及削弱印尼共和國的武力進攻，若干地方政府及議會人士，不爲利誘威迫所動；仍傾向全印尼獲得獨立自主，並支持已建的印尼共和國。這種民族團結的表現，從本書的敘述中，可以概見。

在印尼共和國對抗荷人的緊急關頭，曾發生共黨叛亂。共黨原以假面具加入印尼民族革命陣營，來發展其勢力以圖奪取政權。最初想以和平方法取得政權，這一企圖失敗之後，遂露出獍獠的真面目，就其勢力最厚的茉莉芬，

發動武裝反叛，幸被撲滅。國際共產黨在任何國家，都以顛覆為本務，其有時笑臉迎人，滿口合作，實則懷藏着行刺的利刃，伺機使用。本書所叙印尼獲得獨立前夜的這一幕，值得世人引為鑑戒。無論何時何地，都應認清共黨是蘇俄進行顛覆任務的工具。

我們中華民國，對於印尼爭取獨立，自始即抱同情。在聯合國內，中國代表為支持印尼獨立所作的活動，期在促成事功，本書已加析述。印尼總統蘇嘉諾先生，對於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讚美不置，我們甚感欣慰。關於蘇嘉諾先生的這種表示，本書亦有述及。

印尼的革命運動，多少也顯示了當前印尼政治家們的性格，這也是研究印尼的人士之一助。

陶希聖 民國四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錢納水先生序

馬樹禮兄旅居印尼六七年，以其細心的考察，精深的研究，寫成一本翔實的印尼革命史。繼承他的錯愛，把原稿交我閱讀，使我先觀爲快之餘，對印尼這個新興國家的來龍去脈，增益了不少知識。

當前的世界形勢，正是光明和黑暗相搏鬥。我們自覺爲了光明的勝利，負有奮力向前驅除黑暗的神聖任務，同時也感到一切自由國家的人士，應以最大的警惕，防阻黑暗乘隙侵襲，終於完全爲其所籠罩。現實的事例，已足給人以領悟，而歷史的教訓，也足啓發人來領悟現實。讀了這本印尼革命史後，不禁觸動我所懷的感慨。

當歐洲人挾其冒險精神和征服野心，向世界各地區推行殖民主義之際，具有文明基礎的亞洲，竟在沉睡之中，許多國家遂先後淪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兩大國家印尼和印度，且曾被殖民主義者以經濟控制奠定政治征服，統治數百年。

英國於一六〇〇年成立的東印度公司，是其在印度拓展的有力工具，印度全境之入於英國掌握，這個公司實盡了最大的政治任務。荷蘭也於一六〇二年，在印尼建立東印度公司，其在拓展上所盡的任務和所收的效果，也一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舊殖民主義者或已意識民族獨立的潮流洶湧，不可違抗，放棄殖民地統治，或迫於被壓迫民族的奮爭及國際正義的壓力，也退出了殖民地。不幸舊殖民主義正告結束，新殖民主義又肆其毒饑，亞洲仍當其衝。

亞洲人口佔世界人口的半數，西爲歐洲之側翼，東和美洲僅一洋之隔。新殖民主義者爲了征服全歐，擊破自由世界主力的美國，實以囊括亞洲爲急務。亞洲的中國大陸，已陷於新殖民主義者俄帝扶植的傀儡奴役之下，韓國和

越南，也被新殖民主義者俄帝扶植的傀儡分割了半壁，其他國家也多面臨被傾覆的危險。儘管處此危險的國家，還不會完全覺察自己的遭際，而事實確是如此。

舊殖民主義使用外交欺騙，武力威逼，經濟操縱，政治籠絡，以達其征服目的。試一回溯殖民主義史，這些手法，均歷歷在目，而印尼和印度之曾經淪為殖民地的過程，尤表現這些手法的厲害。然而舊殖民主義者並沒有一套系統計畫，更沒有一種從內傾覆的組織，所以他們的征服行進還很緩慢，例如印尼和印度之曾被完全征服，就經過了很長的時期（印度經過二百餘年）。新殖民主義者則不然。俄帝以征服世界為基本目標，既有其系統的預定計畫，復有其從內傾覆的組織，也有其攻心的謀術。這個新殖民主義者的狡詐、陰險、狠毒、殘暴，不是舊殖民主義者所能比擬的。

俄帝的征服，分三方面進行。一是武力擴張，他可以運用自己的武力，也可以運用他所扶植的傀儡武力。二是從內傾覆，或由共黨發動武裝叛亂，奪取政權；或由共黨利用政治活動，經由種種騙術掌握政權。三是外交誘引，使人誤認它或它的傀儡實在助長自己的威望，增高自己的國家地位，欣然墮其術中，終因它的政治滲透，經濟滲透，已經深入，無法擺脫其控制。於是這個國家，表面縱不易色，實際却成為它的附屬品了。

就目前國際情勢來看，由於美國擁有核子武器及遠程飛彈的優勢，尙足嚇阻俄帝及其傀儡的武力擴張，俄帝暫惟有以從內傾覆及外交誘引，施展其征服陰謀，而外交誘引，却是從內傾覆的有力配合。所有亞洲國家，應即領悟俄帝挾以來臨的活動，恰是征服謀略，其佈局之周密，行進之迅速，百倍於舊殖民主義者。切不可以為時間或者還允許可從容避禍，不惜利其甘言，親其偽善，以致受禍無窮。

我們對於每一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的奮鬥，常表欽佩，看見他們的奮鬥成功，更感欣慰。然而我們深知俄帝的征服魔掌，正向亞洲已慶獨立的國家伸出，不禁為之擔憂。我的感懷，是大勢的泛論，並不是指某一特定對象而言，惟願所有亞洲國家，都提高警覺，防患於未然。

錢納水 於台北

自序

印度尼西亞是戰後東南亞新興的最大國家，不僅擁有廣大疆域和八千二百萬人口，且亦擁有南洋最富的資源。尤其地當太平洋與印度洋的要衝，握歐、亞、非、澳四大洲之交通樞紐。其在今日世界的戰畧地位，實爲舉世所不可忽視。這個新興國家，其所以能擺脫殖民主義統治，自有其艱辛而且迂曲的民族奮鬥過程。然至今世人瞭解這種過程者似不甚多，因之對於這個國家瞬息萬變的政情，事前有失預測其變化趨向，事後有失確立適當救助的政策，這是很可惜的。

作者在旅居印尼期間，對於這個國家的民族革命史實，曾不揣自己淺陋，力事探索，察知其未能爲世人詳盡瞭解，殊有其重要原因。蓋記載散漫，非憑已有之一書一文，即可瀏覽而得其梗概。至於無數曲折的情形，更無論矣。實際上長期探索的經驗告訴作者，要想從現有的各國任一書刊當中，包括印尼文出版者在內，來瞭解印尼革命建國的經過，確非易事。戰前研究印尼問題最力的日本，戰後還沒有一部有關印尼建國史實的著作。至於荷蘭的書刊，不僅與印尼的立場絕不相容，而且由於荷人自己間之對印尼政策的意見紛歧，也都是些各持已見的主觀叙述。試把荷蘭戰時首相格卜蘭地教授與戰後實際主持荷印政府的樊穆克博士兩人的著作對比起來，就可知道要從荷人的書本當中，得到有關印尼問題之公平合理的解答，是怎樣地絕不可能。

即就印尼自己的出版界看，也還沒有一本完整的印尼革命歷史，全是一些片段的記述，而且大多是從事實際行動者自己的手筆。以致同一事件，因爲執筆者的派系不同，彼此所述往往出入很多。執筆者也有同一派系的，又由於寫成的時期不同，彼此的觀點與內容，仍難免有所歧異之處。尤其值得尋思的，讀了今日印尼共產黨的書刊，見其對於印尼總統蘇嘉諾的擁護情形，就要追溯他們在印尼求取完全獨立期間，究竟對蘇氏採取的什麼態度。他們在

一九四八年，對此印尼全民所擁戴的領袖，却是極盡詆譏與謾罵。同樣地，看了去年蘇俄與中共對蘇嘉諾總統的歡迎與歌頌之熱烈，就要追溯這兩個極權與奴役主義集團，從前究竟如何對待這個印尼領袖。他們在一九四九年底印尼接收荷印政權的前後，恰是給以最惡毒的侮罵。所以單從三兩種書刊，或三兩人的著述，或是某一時期的寫作表現，絕不足以完全瞭解印尼革命建國的史實。作者有鑒於此，爰窮數年之功，蒐集資料，加以整理與敘述，藉以貢獻關心印尼情況者，從其革命歷程中，獲一觀測之微助。

荷蘭統治印尼三百餘年，不僅以數十萬荷人，養尊處優地霸佔了印尼的重要企業與行政機關，而且還通過其殖民政權，搜括去無數的資源與財富。當一九四五年八月宣佈獨立之初，印尼人民不僅在經濟上是一貧如洗，在政治上也是一無經驗，而日還掛上一個「日本合作者」的惡名。荷人挾盟國勝利的餘威，借盟軍武力來掩護，傾其全力前來恢復其已失去三年半的荷印政權。印尼人民之有自己的武裝組織，只是日本統治末期的事，但是泗水抵抗英軍的陣地戰，兩次抵擋荷人的游擊戰，不僅充分表現出印尼人民勇猛堅毅的戰鬥精神，而且還證明印尼領袖真能了解只有戰場上的勝利才是政治談判的有力後盾。至於在談判當中，印尼領袖固然從不放棄自己的立場，但也從未忽視面對的現實。林牙椰地協定與連菲爾協定的先後達成，表面看來，都是印尼政治讓步屈服的結果，印尼人民多表激烈的反對。蘇嘉諾總統一面以極大的努力來爭取協定之獲得議會之批准，一面則又好像並無協定存在似地在其革命的首都自行其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簽訂的荷印圓桌會議協定，承認荷人手製的大小十五個邦區，在未來的印尼聯邦組織裏，與印尼共和國享有同等的地位，乍看好像是荷人「分而治之」政策的完全成功。但在荷人既把荷印政權移交給此聯邦組織的印尼合衆國後，不到八個月的時間，印尼領袖即能以合併邦區的手段，結束此一根據協定而產生的聯邦政體，把全印尼的統治，重行置於一統的印尼共和國的體制之下。荷蘭是國際法權威格老秀的祖國，但在其與印尼簽下的圓桌會議協定的條文中，竟然找不出阻止印尼如此做法的一點法的根據。就鬥爭的技術來說，荷蘭實

亦不能不承認其棋輸一着。

在亞洲的新興國家當中，要以印尼的領袖，對於世界各種革命思潮，理解得最爲深刻。因爲荷人的經濟統治根本消滅了印尼人民的企業意識，所以在印尼，既沒有民族資本的發展，當然也就沒有民族資產階級的形成，因之而致印尼的民族革命，很早就與社會革命合流起來。一九二六年印尼共產黨發動奪取政權的武裝暴動，失敗後黨員大都被捕，蘇嘉諾、哈達、沙里爾等的民族政黨，乃從此應運而生，繼承了民族革命的領導。蘇嘉諾先於一九二九年底被拘判刑，一九三一年底方告出獄，一九三三年又與哈達、沙里爾等同被放逐，直至一九四二年日軍侵入，方告恢復自由。在荷蘭的教育制度之下，一個高中畢業的學生，就得通曉英、法、德、荷諸國語文。蘇嘉諾是萬隆工學院的工程學士，哈達是荷蘭鹿特丹大學的經濟學博士，沙里爾已修完荷蘭萊登大學的法科課程。他們對於外國文字，都有很深的根底，而且都是三十幾歲的青年，滿腔是熱血，滿腹是義憤，所以都能在其放逐的長年歲月裏，埋頭於書本當中，熟讀世界革命名著。因之有人認爲他們對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了解，可說是並不輸於今日的任何共產黨人。

戰後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年間，蘇嘉諾是印尼共和國的總統，哈達是副總統，沙里爾是內閣總理。彼時政府的主要支柱，是印尼的左翼政黨，包括印尼共產黨在內。甚至後來連內閣總理兼國防部長，也由共產黨人擔任。但當他們一朝發現印共的活動已與共產國際合流而且威脅到自己的生存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實行武力討伐。從他們與印共反臉之後的言論中，就可知道他們對於蘇俄與共黨的作風早就看得極其透澈，至於過去的一段合作，只可解釋爲一種政治上的運用而已。這種運用的成功，雖是得力於印尼民族領袖的政治智慧，而亦由於蘇俄及中共當時扶植印尼共產黨的力量，尚未有效地伸越中南半島。今日的印尼共產黨，不僅已有過去的失敗教訓，且有共產國際統戰毒謀及種種鬥爭指導。今昔異觀，倒是印尼政治家值得對照的事情。

今日關心中印友誼的僑胞，以及同情自由中國的印尼友人，每有一種誤解，以爲今日之印尼政府所以未能與中華民國建立邦交，完全因爲在印尼的革命期間，中華民國未能給予印尼以積極的援助所致。其實這種指摘，完全忽視了真實的事實。

中華民國政府早就派有領事官駐在日惹，與印尼共和國政府取得密切的聯絡。中國之所以在印尼革命期間，一直仍與荷印政府維持既有的關係，以及沒有及早宣佈承認印尼共和國，完全是出於保僑的立場。中國在印尼有僑民二百萬，大多住在大都市裏，而這些大都市又多在荷人的控制之下。中國政府爲着便於照顧這些僑民，自然非與荷印政府仍保持接觸不可。中國政府的這種苦衷，在實際從事政治工作的印尼友人當中，是定能獲得諒解的。

中華民國政府彼時對印尼利益的維護，已表現於在聯合國所採取的誠摯的態度。當印尼問題于一九四七年七月正式提到聯合國裏去處理的時候，安理會一面有英、法、比集團，他們因爲自己也有殖民地問題，所以都支持荷蘭的立場，法國且不惜運用否決權來維護荷蘭的權益。一面又有蘇俄集團，蘇俄與其附庸國的調子唱得最高，甚至看來比較印尼自己還要積極，但在實際上則毫未顧到印尼的真正利益。他的作用有三：（一）發揮宣傳效能，以作揶足亞洲政治舞台的跳板；（二）藉此爲難美國，想使美國失却或減少亞洲人民的信心；（三）藉此促使美國和西歐國家發生裂痕，分化北大西洋公約國家間的團結。美國之全力維護殖民地人民的獨立自主，早即表明於大西洋憲章之中，但是此時爲要避免戰爭的爆發與維繫民主國家間的友好關係，在表面上，對於太過刺激荷蘭的提議，不能不有所保留。但是在暗地裏，還是對於荷蘭政府，施以各種壓力，以迫其就範。至於中華民國的代表，則最敢仗義執言，最爲實事求是。不管是美國的提議，還是蘇俄的提議，只要是有利於印尼的，無不全力支持。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荷人第二次軍事行動之後，蘇嘉諾、哈達、以及印尼共和國首要多人都被荷軍俘禁，彼時的情勢是如何的危急！但是美國在安理會裏提出的緊急動議，促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並恢復蘇嘉諾總統等人的自由和荷軍撤回軍事

行動以前的原位，竟因蘇俄集團與英、法、比的一致抵制而不得通過施行。蘇俄破壞該案的理由，雖然說是因為沒有宣佈荷蘭爲侵畧國而認爲該案的不夠強硬，但其阻碍與延緩國際機構之對印尼的聲援，則與英、法、比等國家並無二致。最後在安理會裏所通過的議案，責成荷蘭即恢復立蘇嘉諾總統等人的自由並限定于二十四小時內向安理會提出報告，還是中華民國代表所提出的。本書對於這一過程的敘述，不僅聯合國有檔案可考，印尼及各國外交部目亦有卷可查，讀者當能釋然於懷，不失公正的評判。

印尼的民族獨立運動，是至一九五〇年八月大統一的完成告一段落，是以本書的敘述，亦到此時爲止。但爲便利讀者了解今日的印尼政情，特將若干人物于一九五〇年八月以後，仍在政界担任的重要任務或者與其有關的重要事件，借章末的註解，擇要地補敘出來，以助讀者相互對照，求出今日印尼政局變化中的一點因果關係。更於書末附以索引及譯名的對照表，以冀新聞界的工作同業，同時可把本書當作一本工具書用。倘使能因本書的印行而使國人對於重要印尼特有名詞的翻譯逐漸統一起來，那就更非作者所敢企求的了。

本書的第二、三、四章及第一章的一部份，曾經分別以獨立的命題先後發表於作者自己主持的椰嘉達中華商報「印尼文物」週刊。各章的資料來源，除了後附「本書主要參考書目」之外，尙應在此特別聲明的，作者每於材料的處理遇有疑難的時候，常去親訪當事人面請指教。蓋印尼革命期中的活躍份子，大都還是今日政治舞台上的領導人物，他們的熱誠相助與坦率指導，對於本書的完成幫助至多。另椰嘉達博物院圖書館，印尼文教部圖書館，印尼宣傳部圖書館，椰嘉達中華商報資料室，及椰嘉達中華商報記者陳英峯先生，隨時惠借珍貴的書刊資料；香港金美術廣告公司朱朝欽先生，新聞天地社卜少夫先生，黃綿齡先生，梁小中先生，在本書的出版、校閱、及圖片編排方面，予以寶貴的助力；台北中央日報蔡正倫先生繪製本書的地圖；前美聯社駐印尼特派員陳艾德先生，將本書所有的英、印、荷原文，先後作兩度的校正；更蒙我國名政論家陶希聖先生與錢納水先生作序，並承錢先生將全

書作最後的校訂；作者謹於此處一併致以最誠懇的謝意。

雖然，作者對於本書的印行，還認為是一種大膽的嘗試，深恐錯誤之處，仍所不免，敬希海內外學者，不吝指正。

x

x

x

x

再者，作者願就本書對於印尼地名、人民、銜名、與文字拼音的處理，畧加說明：

印尼有些島嶼雖然在國際上仍然沿用舊名，但在印尼則因為這些舊名帶有殖民地的色彩，已經爲之另取新名。如婆羅洲之改稱加里曼丹，西里伯斯之改稱蘇拉威斯，新幾內亞之改稱伊里安等。本書對於這些地方，都一律採用印尼自己的命名。

因爲印尼與中國在很多年前就已發生交通關係，所以有些地方，很早已經有了固定的中國譯名，與今日的原名讀音，是並不切合的。如 *Surabaya* 之爲泗水，*Palembang* 之爲巨港，*Pontianak* 之爲坤甸，固已衆所週知；但如 *Ambarawa* 之爲雙溪澳，*Tasikmalaja* 之爲打橫，*Bodjonegoro* 之爲新埠頭，則非未曾到過印尼的國人所能盡曉。本書對於這些地方，一概使用中國習用的舊名，另於初見時附註原文，書末附以譯名對照表，以便查對。

印尼對於人的命名，是隨地區和宗教的不同而各異的。爪哇人的姓名很多只有一個字，如今日的總統 *Sukarno*，國會議長 *Soetomo*，他們連姓帶名，並無第二個字。一般除了信奉基督教的區域而外，他們的家族，並無一個共通的姓，所以單從他們的名字上面，絕看不出他們的父子兄弟或家族關係。對於這些沒有共同姓氏的人名，如果只有一個字，自然沒有問題，如果有幾個字，簡稱起來，究竟應該用那一個字呢？這是全憑當地的習慣而異，而並無一定的成例的。譬如普澤後的首屆內閣，其總理 *Ali Sastroamidjojo*，簡稱時用前面一字「阿里」，副總理

Mohamad Boem，簡稱時則用後面的一字「隆姆」；普選前最後一屆內閣的外交部長 Ade Anak Agung Ade Agung，簡稱時則用第二和第三個字「亞納亞公」。本書於翻譯不祇一個字的印尼人名時，都是盡量依照當地的稱呼習慣而加取捨的。

印尼人慣在名字之前，加上自己的頭銜。在印尼文的書刊裏，凡是有銜的人，都是名銜並用的。這些頭銜，屬於舊一代的，多為貴族的稱謂，如在爪哇方面，有 Raden 或 Raden Mas；在蘇島方面，有 Teuku 或 Sultan 之類。屬於新一代的，則為學位的稱呼。其中除 Dr. 之一如歐美一般代表博士或醫師而外，另有 Drs.，是 Doctorandus 的簡寫，為一種已經修完博士的課程而並未提出博士論文的學位，前副總統哈達即用此銜。Ir.，是 Ingénieur (Engineer) 的簡寫，代表工程師或工學士，總統蘇嘉諾即用此銜。Mr.，是荷文 Meester in Rechten (Master of Law) 的簡寫，而非英文的 Mister 的簡寫，應該譯為法學士或法學碩士，前內閣總理阿里即用此銜。作者因為中國並無名銜併用的習慣，所以在本書裏，概把這些頭銜從省，以免使得已經很難記憶的印尼人名，更加複雜起來。

關於印尼文字的拼法，近些年來會有幾次變革。在革命初期，印尼政府曾把地名拼音中的 oo，都改為 u，如 Bandeng 之改為 Bandung，Soerabaya 之改為 Surabaya。後于一九四九年底正式宣佈，把所有文字中的 ee 一律改為 u，不過人的名字，則聽各人自便。於是有人改了，有人不改；有人把名字的一字改了，另一個字不改；有人先把他改了，後來又改回來。（蘇嘉諾總統的名字一直還用 Soekarno，至一九五六年訪問美國時，才正式改用 Sukarno。）本書所引用的印尼文字的拼法，也許會與其他書刊引用的互有出入，這完全是文字變革的原因，而不能算是那一方面的錯誤。

在印尼革命期間，曾有一度要將拼音中的 e 改為 i，而把現在用的 i 改為 y，這是馬來亞的拼法，適用於馬來文，但是這個計劃並未實現。（除了這點拼音上的差異外，印尼文與馬來文完全相同，在文法與用詞方面，印尼

文則較馬來文更為完全與高深。）在今日的英文書刊中，對於印尼的地名，還多沿用馬來亞的拼法，如爪哇在印尼文爲 Djawa，馬來文則爲 Jawa，「大椰嘉達」在印尼文爲 Djakarta Raja，在馬來文則爲 Jakarta Raya。本書所引用的，都以印尼文爲準，也希望看慣英文書刊的讀者予以了解。

馬樹禮

四六、五、五